

口述

我家麦收三部曲

□ 李永保

热热的南风吹黄了麦田，吹来了浓浓的麦香，吹出一幅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壮美画面，一场波澜壮阔的麦收大战拉开帷幕。此情此景触动了我记忆的阀门，过往的麦收场面一幕幕涌入我的脑海。

我的老家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八里庄村。三十多年前，我还是个孩子。小满过后，田里的麦子一天天变黄，爷爷时常自言自语：“闻见馍馍香了！”老人家开始为麦收做准备，去西边集上买几把要子，再到东边集上买把扫帚。

爷爷每隔两三天就会到田里看一看，搓一把麦穗儿，看看麦子成熟的程度。麦子的黄色一天加深。终于在一次吃饭的时候，爷爷告知父亲再过两三天就可以割麦子了。

父亲套上牛车，拉着驮车到打麦场里杠场。杠场是收麦的前奏，也是一个复杂的活儿。那时，我家杠场是由爷爷牵着牛来做的。牛拉着驮车一圈一圈地在场里绕，驮车碾过地面，地面上大小不一的石子、砖头就出来了。我的活就是拾起这些砖头、石子，然后扔掉。驮车碾轧完场后，接着是挑水泼场，然后在湿漉漉的地面上铺上麦秸，由牛拉着石碾，继续碾轧。当麦场碾轧得又结实又平整时，就算杠好了。在太阳下晒两三天就可以晒麦子、轧麦子了。

场杠好了，麦收的大戏就要开场了。吃过早饭，父亲把镰刀从窗棂上拿下来，蹲到磨刀石前开始磨。很快，把把镰刀就铮亮起来。

磨完镰刀，父亲赶着牛车，拉着母亲去地里割麦子。中午时分，父亲赶着牛车，慢悠悠地拉回两车麦子。爷爷带着我逐一把麦个子扯开，用杈把麦子均匀地摊在场里，在烈日下暴晒，直到晒得焦干。

第二天，大约下午一两点钟，开始轧场。爷爷轧第一场。烈日下，爷爷戴着草帽，走到场中间，父亲牵来牛，套上石碾。爷爷牵着长长的缰绳，牛拉着石碾，在场里一圈接着一圈地碾轧。轧完了一遍场，父亲和母亲开始翻场（把靠近地面没有碾压到的麦子翻到上面来）。翻完场，父亲赶着牛接着轧，“吱扭扭”的石碾声悠悠地响着，好像一支农家乐曲。父亲挥动鞭子赶牛，石碾快速地滚动着，一圈圈轧过麦子。轧完场，母亲和爷爷用杈抖动麦秸，麦粒就留在了地上。本家的二爷爷和二奶奶拿着杈来帮忙了。不久，父亲轧完了场，一场麦子也抖完了。接着收走麦秸，垛成垛。我和母亲拉

着挡板把混合着麦糠的麦粒推到场中间，堆成一个大堆，等到夜里有风的时候，父亲把麦粒扬出来。

那个时候，从杠场到割麦，再到轧场、晾晒麦粒，到最后麦粒入囤，至少要二十天，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。乡亲们忙忙碌碌，却又满怀丰收的喜悦。

我真正体会到麦收的劳累与辛苦，大约是在十四五岁。记得那年，父亲得了病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收麦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肩上。也正是在那段时间，我亲身体验到了麦收的紧张、劳累。

每天天还未亮，母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我们吃过早饭，就带着干粮和水到地里割麦子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。一到地里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割起麦子，一阵轻快的“嚓嚓”声后，一行行整齐的麦茬出现在身后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左手抓麦秆，右手挥动镰刀。动起手来，才知道割麦子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。母亲能连抓四五把麦秆，快速地割倒，麻利地放在地上。而我一次只能抓一把，干起活来也不麻利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就甩开我一大段距离，我用力地割着麦子，怎么也割不快。突然，我发现母亲转过身来，割我这列麦子了。我顿时劲头足了，一镰一镰起劲地割起来。

母亲告诉我，手里要少抓些麦秆，按照母亲说的去做，我割麦的速度果然快了不少。由于畦田不长，不多久，我和母亲就割了一个来回。我觉得有些腰疼，坐在地头上歇息一会儿；母亲舍不得歇息，继续割。这时候，天已大亮，地里割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太阳越来越高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让我感觉阵阵涩痛。在割完六列麦子之后，母亲终于肯歇息了。她坐在田埂上，拿过干粮袋，吃了一块干粮，喝了许多水，稍微歇了一下，又开始割起来。这块地里有三亩多麦子，用母亲的话说，全指望这块地吃馍馍呢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烈日当空，地里割麦的人逐渐减少。我们又割了一段时间，周围割麦子的人已是寥寥无几，我看看母亲，还没有要回家的意思。太阳高悬，烘烤着大地，干白的田里裂着大小不一的口子。麦芒又尖又脆，扎到手上火辣辣地疼。水喝光了，喉咙干得冒烟。我默默地在母亲身后，一镰一镰地割着，直到又割了六列，母亲才决定回家。

我和母亲割了两天，才割完这块地里的麦子。父母又为轧麦子发愁了，如果不及时把麦子轧出来，一旦下雨就麻烦了。吃过晚饭，邻居张二哥来串门，看到父母发愁的样子，爽快地说，可以用他家的拖拉机给我家轧场。父亲抱歉地说，轧场的钱以后才能给他，张二哥连忙表示，这是帮忙，不要钱。

第二天，天晴得很好，麦子摊得又多又厚，中午翻了一遍场，午后麦子就

晒好了。张二哥开来了拖拉机，一个多小时就轧完了。之后的几天，张二哥又给我家轧了两场，这让我们全家都很感激。后来父亲给张二哥送钱，他说什么也不收。父亲便买了十几升柴油作为酬谢。
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脱粒机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这就省去了杠场这一道工序，减少了乡亲们的劳动量。可是，使用脱粒机至少需要五六个人才行。我家缺少劳动力，不能使用脱粒机，只能继续杠场、轧麦子。

又一年麦收到来了，乡亲们照例去田里收割麦子。忽然，公路上开来一辆高大的车辆，有人说，这就是联合收割机。乡亲们围着这台收割机指指点点，谁也没有使用联合收割机的想法。大家说着各自的担心，担心收割时漏麦粒；担心联合收割机把田地轧瓷实了难种玉米；心疼钱，不舍得用……

终于，刘家三哥下了决心，用联合收割机收麦子。刘家三哥当过兵，思想没那么保守。收割机在他家地里来回两趟就把麦子收完了。刘家三哥又开来拖拉机，一趟就把脱好的麦粒拉走了。

乡亲们纷纷围拢到刘家三哥的地里，蹲下身子，查看有没有漏掉的麦粒、车轮碾轧过的地能不能种玉米。经过查验，发现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有些年轻人改变了想法，请联合收割机到自家地里收割麦子。到了第二年麦收时，一多半的乡亲们使用了联合收割机。到了第三年，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没有谁再用镰割了，都用上了联合收割机。

又是一年麦收时。一天，父亲打来电话：“快割到咱家的啦！从坝子西割哩！快点来！”父亲着急地吩咐我，没等我回话，父亲已经挂了电话。

我不敢耽搁，骑上电动自行车向那块名叫“坝子西”的地里赶去。田野里弥漫着浓郁的麦香，大部分麦子还没有

收割，麦田坦荡如砥向远方平铺而去。我穿行在麦浪之中，不久，就来到坝子西。

见到父母和弟弟，我又和乡亲们简单地聊了几句。这时候收割机隆隆地开过来了，要放麦粒了，主人刘三哥忙去扯包。乡亲们纷纷上前帮着扯开包，收割机的手臂慢慢伸开，一道麦流淌下来，“突突”地落到包里。看着鼓鼓的麦粒儿，刘三哥脸上绽开笑容。麦粒放完了，乡亲们有的拿簸箕，有的撑袋子口，热情地帮着将麦粒装进袋子。小丘似的麦粒堆很快变小了，装满麦粒儿的袋子摆了一大片。我听到父亲高声喊我，知道该割我家的麦子了，就匆忙赶过去。

收割机快速地在我家麦田里穿行。不久，要放麦粒了，乡亲们忙过来帮我们扯开包，麦粒儿突突地流进包里。麦粒外观圆润，颗粒饱满，乡亲们纷纷夸赞。父亲开过来三轮车，我和弟弟把麦袋子扔到车上去。一个小伙子看我扔麦袋子有些吃力，热情地说：“叔，你歇会儿，我帮你装车。”我坐下来歇息一下，母亲告诉我，小伙子是刘家三哥的儿子。看着互帮互助的乡亲，感受着溢满浓浓乡情的麦收场面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作为一个70后，我亲眼见证了麦收方式逐步发生的改变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。然而，即使是现在，麦收场面依旧是那样热火朝天；乡亲们之间的感情虽经岁月的变迁，依然是那样淳朴、那样热情、那样感人！



童年麦收记忆。
张黎 摄



收割小麦。张振祥 摄